

三家巷

欧阳山 著

三家巷

欧阳山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家巷/欧阳山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

ISBN 978-7-02-007428-0

I. 三… II. 欧…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1806号

责任编辑:胡玉萍

装帧设计:何婷

责任印制:王景林

三家巷

欧阳山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259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1/32 印张10.5 插页1

1960年1月北京第1版 200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978-7-02-007428-0 定价2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在新中国六十年的历史上,几代作家在不同的时期创作了数以万计的长篇小说。我们作为新中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门类最全的专业文学出版社,素有“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之誉,长篇小说出版资源非常丰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从业已出版的长篇小说中遴选出部分优秀作品,汇集成“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一次性推出。这些书目的选择,兼顾历史评价、专家意见、读者喜好,以及题材和思想艺术风格的丰富性,它们集中展示了新中国长篇小说创作的伟大成就和发展变化,从文学的角度折射出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风貌。入选作品大都经过了时间淘洗,是可以流传的上乘之作。阅读或收藏,均富有价值。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年5月

目 录

一	长得很俊的傻孩子	1
二	证人	11
三	卤莽的学徒	20
四	受屈的人	28
五	看牛娣	34
六	枇杷树下	41
七	美人儿	48
八	盟誓	54
九	换帖	61
一〇	姐弟俩	67
一一	幸福的除夕	76
一二	人日皇后	85
一三	迷人的岁月	91
一四	画像	100
一五	风暴	107
一六	永远的记忆	114
一七	雨过天青	125
一八	在混乱的日子里	136
一九	快乐与悲伤	146
二〇	分化	154
二一	出征	163

二二	敌与友	171
二三	控告	178
二四	破裂	189
二五	血腥的春天	198
二六	假玉镯子	208
二七	夜深沉	217
二八	密约	228
二九	冰冷的世界	236
三〇	迫害和反抗	244
三一	兄弟回家	251
三二	红光闪闪	259
三三	通讯员	266
三四	巡逻队	275
三五	长堤阻击战	284
三六	伟大与崇高	292
三七	观音山防御战	301
三八	退却	307
三九	夜祭红花冈	315
四〇	茫茫大海	322

一 长得很俊的傻孩子

公历一千八百九十年,那时候还是前清光绪年间,铁匠周大和他老婆,带着一个儿子,搬到广州市来住。周大为人和顺,手艺精良,打出来的剪刀又好使,样子又好,真是人人称赞。他自从出师以后,就在西门口一间旗下人开的正岐利剪刀铺子里当伙计,几十年没换过东家。他老婆也贤德勤俭,会绣金线,手艺也很巧。夫妇俩省吃俭用,慢慢就积攒下几个钱来,日子倒也过得满欢喜。后来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周铁,日过一日,这孩子也慢慢长大了。他夫妇一来嫌孩子不懂事,总爱和同屋住的别家孩子打闹淘气,二来手头宽裕些,也想挪个地方松动松动,就放声气寻房子。恰巧官塘街三家巷有一个旗下的大烟精要卖房子,他同族的人怕跟首尾,宁愿卖给外姓。正岐利剪刀铺子的东家见周大身家清白,就一力保荐,做成了这桩买卖。

刚搬进三家巷没几天,那年方九岁的孩子周铁就问他爸爸周大道:“爸爸,这巷子里住着六家人家,为什么叫个三家巷?”周大在他的后脑勺上狠狠地给了一巴掌,瞪大眼睛对他说:“叫你上铺子里学手艺,你不去,整天跑到城上面去玩儿!你又不是一个读书人,吃着饭没事儿干的,你管他三家六家做什么?”后来他悄悄问他娘,他娘也回答不上来,只是安慰他道:“你去招你那蛮老子干什么,没得找打!一条街、一条巷,都是皇上叫大官儿定的名字,谁猜得透是什么主意?只怕那和过番的李太白才能猜出几分呢!”当下周铁见问爸爸吃了大亏,问娘又不得要领,也就收起闲心,规规矩矩上正岐利剪刀铺子去当徒弟。过不几年,他也就成了一个又老

实又精壮的家传铁匠了。

在他们刚搬到三家巷居住的时候,那里的确没有什么有名有姓的人家。他们是不愁柴、不愁米的,其他的住户多半是些肩挑、小贩、轿夫、苦力之类,日子过得很艰难。比较好一点的,算是有一家陈家跟一家何家。陈家住在他们紧隔壁,只有一个单身男子,名叫陈万利,当时才二十二岁,靠摆个小摊子,卖些粉盒针线、零碎杂货度日。他既无父母叔伯,又没兄弟姊妹,一早锁上门出去,傍晚才回家做饭,静幽幽地像一只老鼠一样。何家住在进巷子头一家,离他们最远。当家的叫何小二,是在监牢里看门的狱卒。他老婆一连生四个儿子,都没养成,别人都在暗地里说那是报应。后来第五个男孩子养活了,名叫何应元,他夫妻俩把他宝贝得什么似的,不吃给他吃,不穿给他穿,凡是粗重一点的事儿,就摸也不叫他摸一下。这何应元当时也十五岁了,生得矮小瘦弱,尖嘴缩腮,挂了名儿是念书,其实是整天穿鞋踏袜,四处鬼混。

出三家巷,往南不远,就是窰富巷。在窰富巷口,有一间熟药铺子,叫百和堂。百和堂里有一个大夫,叫杨在春。他看病谨慎,为人正直,虽然不算很行时,生意倒也过得去。他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叫杨志朴,年纪还小,大姑娘已经十八岁了。杨在春平日看见陈万利孤苦伶仃,勤俭过人,早想把女儿许给他。百和堂的老板猜出他的心事,就出来替陈万利做媒,果然一说就成,不久就娶了过门。这陈杨氏虽然从小信佛,但是生性孤僻,贪财势利。过门头一两年还好,后来就簸弄是非,吵街骂巷,搞得家门不静,邻里不安,有那些刻薄的人就给她起了个浑名叫“钉子”。几年之后,她看见紧隔壁铁匠周大的儿子周铁慢慢长大成人,也学得一门好手艺,加上脾气忠厚,和他老子周大一模一样,就和她爹杨大夫商量,要把她的二妹许给他。杨在春一听,果然不错,就央百和堂的老板去做媒。可是周大和他老婆一商量,都觉得这陈杨氏已经是一个钉子,她的妹妹难保不是一个凿子;一个钉子在隔壁已经闹得

六畜不宁，一个凿子进了门，那还能过日子？就这样，这门亲事就耽搁了下来。没多久，铁匠周大就生病死了。

到了一千八百九十八年，陈杨氏第一胎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叫陈文英。吃满月酒的那一天，她外家的人都来了。周铁的娘亲眼看见了杨家的二妹。这位姑娘那年才十八岁，比周铁大一岁，长得相貌端正，性情温和，和陈杨氏大不相同。还有那待人接物的亲热劲儿，更加逗人喜爱。她一见周铁的娘，左一个周大婶儿，右一个周大婶儿，嘴上就像涂了蜜糖的一样，叫得周铁的娘心花怒放，当晚一夜没睡着，第二天一早爬起来，就去找那百和堂的老板。百和堂的老板昨天也去吃了满月酒的，把什么没有瞧在眼里，不用她开口就抓到了个八八九九，到了她真的开口，他就一心拿起架子来了。不管周铁的娘怎么央求，他只是不肯去提这门亲事。他说他从前做过媒，周家嫌人家是凿子，这回又去吃回头草，只怕杨家也不买账了，人家的姑娘，又不是嫁不出去的黄花女，没得来白费唇舌。后来还是周大婶赔了不是，又许这，又许那，才把百和堂老板说活了。谁知他到杨家去，一说就成，跟着第二年就过门成亲。

时间过得飞快，转一转眼就过了二十年。到了一千九百一十九年的时候，三家巷已经完全不是旧时的面貌了。

三家巷如今是名符其实的三家巷。这儿本来住着六家人，陆续地搬走了三家，只剩下周家、陈家跟何家了。当杨在春老夫还在世的时候，他总爱当着他大女婿陈万利和二女婿周铁的面，讲一些世道兴衰的大道理。他说照他所知，五十年前，这三家巷本来叫做忠义里，住着安分守己的六家人。后来有几家人上去了，又有几家人下来了，只剩下三家人，那名字也改成三家巷。谁知后来那三家人又败坏了，房子陆续出卖，又变成了六家了，名字却没再改动。他十分感慨地说：“世道循环，谁也不能预先知道。只是阅历多了，就约莫有一个谱子。那贪得妄想的人，总是守不住的。经

久不衰的，还是那些老实忠厚的人。”陈万利一向聪明伶俐，就接着嘴说：“爹说得一点不差。我宁可贫穷一世，再也不想做那贪得妄想的人。真正不义而富且贵，那又有什么光彩？何况富贵本来不过只跟浮云一样呢！”周铁生性淳朴，只是站着木然不动，把老丈人的话想了又想。

如今已经是一千九百一十九年，老丈人杨在春已经去世，他的儿子杨志朴已经继承他的衣钵，行医济世，而且人缘不错，名望一天天往上长。老丈人说的什么忠义里、三家巷的变迁，周铁已经没有什么兴致去管它，还有那什么世道循环，贪得妄想之类，他本来就不大了了，这时候更忘得一干二净。这二十年之中，他的周围的变动是很大的。第一桩大事就是皇上没有了。跟着就是辫子没有了。不过这些他不在乎，没有了就算了。最叫他烦恼的，是屋顶漏了，墙壁裂了，地砖碎了，没钱去修补。再就是一年一年地打仗，东西一年一年地贵，日子过得一天一天地紧。还有就是人丁越来越多，这个要这，那个要那，简直掇弄不过来。这二十年之中，他每天照样早出晚归，在打铁炉旁边干活，他老婆周杨氏也每天照样打水、破柴、洗衣、煮饭，跟老铁匠周大夫妇在世的时候一模一样过日子。周铁的手艺即使说不比周大更高明，也至少是不相上下，他们打出来的活儿，就是再有本领的行家也分不出高低。西门口一带的妇道人家总是挑着、拣着他东家的铺子里买他打出来的剪刀，就是用了十年也还记得那店铺的名号。周杨氏还是和她做姑娘的时候一样，见人先带笑，又和气、又傻，别人因为她姐姐陈杨氏绰号“钉子”，就替她取了个浑名叫“傻子”。就是旁人有时仗势压她，或者嘲笑她贫穷破落，她也只是笑一笑了事。纵然他夫妇是这样手艺高明，贤德出众，可还是一天比一天更受熬煎。

有一桩事，不论陈家、何家都比不上他们，也对他们羡慕得不得了，就是在这二十年之中，他们养了四个孩子，除了第三个是女的之外，其余三个全是男的。别人都说，他们虽然财不旺，可是

丁旺。这也算给他们争一口气。还有人说，这就是周铁一生忠厚的好处。在这上头，别说陈家万利比不上，就是何家应元也输了一筹。如今，这四个孩子全长大了。大儿子周金，今年十九岁，生得矮矮胖胖，浓眉大眼，性格刚强。早两年已经在石井兵工厂做工。活虽然重，工资还算不错，一出身已经比他爹强了。周铁常常摸着自已那又短又硬的络腮胡子笑着说：“我打剪刀，是绣花用的；他造枪炮，是打仗用的。这年头兴打仗，不兴绣花，该他比我赚的多！”二儿子周榕，今年十八岁，中等身材，长着一个高高的鼻子和一对长长的眼睛，性情又稳重、又温和，正在中学里念书，有人说毕了业可以当官儿，周铁也只是半信半疑。大女儿周泉，今年十六岁，也考进了中学了。她长得身长腰细，脸白嘴小，直像画里的美人儿。那时候，女孩子念书是很少的，她能考上中学，那才情已经出众，何况再加上她长得标致，别人都说要不反正，她准能考上个女状元。她的性情和她二哥周榕相像，只是比他更加驯良，更加温柔。周铁夫妇最偏心这个女儿，把她宠爱得像心头一块肉一样。唯有那小儿子周炳，却是一个奇怪的人物。他今年才十二岁，可是长得圆头大眼，身体壮健，已经和他大姐周泉差不多高。凡是见过他一面的人，没有不说他英俊漂亮的。还有人说，要是把他打扮成女孩子装束，他要比他姐姐周泉更加美貌。为了这一桩事，周铁已经很不高兴。他对周杨氏说：“咱们是卖力气的人家，有两只胳膊就够了，要那副脸子干什么！莫非他将来要去当堂倌？莫非他将来要去唱花旦？莫非他将来靠相貌卖钱？莫非他将来靠裙带吃饭？”那绰号“傻子”的周杨氏拿眼睛望着地，许久没有开腔，后来才慢慢地说道：“他年纪还小，你怎么就看准他没有大用？人养儿子都望他俊，哪有望他丑的！长得丑，不见得都有出息；长得俊，也不能说都没出息呀！”她话虽这么讲，可是暗地里也替周炳担心。因为一年之前，他还在小学校里念书的时候，就不肯好好地用心上学。他既不是逃学，也不是偷懒，更不是顽皮淘气，打架闹事。他也和别的孩

子一样,天天上课,堂堂听讲,可是总像心不在焉的样子,听了一截,忘了一截,成绩老落在别人后面。街坊邻里,师长同学,兄弟姊妹,亲朋戚友,都异口同声地说周炳是天生笨拙,悟性不高。还有人十分感慨地叹息道:“想不到他长的那么俊俏,却配上这么一副资质!难怪人说长皮不长肉,中看不中吃!这才真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呢!”周杨氏听了,很不服气。有一天,她背着大家把周炳叫到跟前,紧紧地搂着他问道:

“好儿子,你身上什么地方觉着不自在么?”

他摇摇头说:“没有。”

娘又问:“你的记性很坏么?”

他又摇摇头说:“不。我的记性可好哪!”

周杨氏拿指头点了一点他的前额,说:“别吹。老师教的你都听得懂么?”

周炳听见妈妈这样问,倒诧异起来了。他用惊疑不定的眼光打量着周杨氏,说:“全懂得。我又不是傻子,怎么能不懂呢?”

周杨氏笑了。笑了一会儿,就接着问道:“要是这样,为什么老师教的功课你全记不住?”

周炳变得犹豫不安起来,回不上话了。歇了一阵子,他才自言自语地说:“记不住就是记不住。谁还知道为什么记不住呢?”

妈妈突然严肃起来了。她说:“好的孩子什么时候都不扯谎。”

周炳的漂亮的小脸蛋全变红了。眼睛呆呆地望着他娘不动,眼珠子里的光泽都变暗了,变迟滞了。妈妈瞧他这情景,知道他没有扯谎,就开导他道:“你想想看,总有个缘故的。你身上又不是不自在,记性又不是没有,听又不是听不懂,可你功课总是记不住,倒说是没有缘故,人家不把你当傻子看待?”周炳歪倒在娘的怀里,用小手轻轻拍着娘的脊背,好大一阵子没有做声。后来,他突然挣脱了娘的胳膊,跑到神厅外面去。不一会儿又跑回来,在娘的耳朵边悄悄说道:

“老师讲的课不好听！”

周杨氏打算问问他为什么不好听，哪一句不好听，他早就一溜烟跑掉了。娘只好一个人坐着叹气。她十分可怜自己的小儿子周炳，觉着他这么一副好模样，原不该配上这么一副傻心眼，真是可惜。又想到为了这副傻性子，不知要吃多少的亏。越想越心疼，不知不觉就流下了眼泪来。过了几天，她瞅着旁边没别人，就又问起周炳功课的事。周炳这回胆子大了一点，见娘问，就说了：

“老师说世界上最蠢的东西是梅花鹿跟猪。猪是蠢了。梅花鹿怎么能蠢呢？梅花鹿不是世界上最聪明、最伶俐的么？”

周杨氏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说道：“乖儿子呵，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管你念书，管那梅花鹿干什么？它蠢也好，不蠢也好，与你什么相干？你去跟它打抱不平，呆不呆？傻不傻？老师既是这么说了，想必是有点来由的，你只管听着就对了！”

周炳接着又说：“还不光是梅花鹿呢！后来老师又说，世界上不念书的人都是愚蠢的。这越发不像话了！妈你说，爸爸、大哥跟你，你们都是没有念过书的，可怎么能说你们愚蠢呢？”

周杨氏当真恼了。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嘻，傻小子！你尽管说这些疯话干什么？你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明白过来呵！书上说的归书上说的，咱们做人归咱们做人。人家又没有指名道姓，你动不动就东拉西扯地胡缠些什么？就任凭人家骂两句蠢，那又有什么？咱们不是蠢么？不蠢又怎么会穷？”

这几年，铁匠周铁觉着日子挺不好过，柴米油盐，整天把心肝都操烂了，又听说出了这么一个糊涂儿子，一点不通人情，就和周杨氏商量道：“反正两个做工的养不活三个念书的。阿金也大了，还没有置家，老这么下去也不是法子。阿炳看样子也不像个知识分子墨的人，索性不念那些屎片了，跟我打铁去吧！”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周炳退了学，每天跟着周铁上那间正岐利剪刀铺子当学徒去了。

三家巷里，住在周家紧隔壁的陈万利家，这二十年来也有了很大的变动。陈万利发了很大的洋财。他本人如今再不是什么摊贩小商，而是堂堂的万利进出口公司总经理。他的公司到底经营一些什么项目，连他的紧隔壁邻居、他的连襟周铁都说不上来。说到他是怎么发起洋财来的，他如今到底有多少家财，那全是永远不会揭开的谜。有人赌咒说他的发财和私运鸦片有关，另外有人甚至有证据可以判断他的发财和一个因为“欧战”回国的“红毛”商人有关。可是陈万利本人根本否认他曾经发过什么财，并且常常嚷着他的进出口公司是一桩赔钱生意。总之，那是一个真正的谜。别人只能私下议论，而哪种议论都有道理，都不能证实。大家亲眼看见的，就是陈家的吃用慢慢讲究起来，穿戴也慢慢讲究起来。后来，用的使妈也加多了。再后来，把他家另一边紧隔壁的房子也买下来了。而最后，把两幢平房都拆掉，在原来的地址上面建筑起一座三层楼、最新式的洋房来。到这时候，人们不再发什么议论了，他们只是拿陈杨氏那“钉子”跟周杨氏那“傻子”两姊妹做比较，感慨不已地说：“当年要论人才，谁能不挑二姐？可是，人都是人，一个就上了天，一个就下了地。这真是同人不同命，同伞不同柄！”

不过，倘若说陈万利从此再没有什么烦恼了，那也不是公平之论。他是有美中不足之处的，那就是他夫妻俩养女儿太多，儿子太少。这二十年来，他们养了五个孩子，竟有四个都是女儿。大女儿陈文英，今年二十一岁，已经出嫁给香山县一个地主的儿子，叫张子豪的。大儿子陈文雄，今年十八岁，和他姐夫张子豪，和他隔壁周家的二儿子周榕，都是同一间中学里的同班同学。第三个孩子养下来，父母指望他是个男的，而她自己却长成个女的。陈万利给他二姑娘取了个吉利的名字，叫陈文娣，是要她必须带一个弟弟来的意思。她如今十五岁，也跟她大哥一道上中学。第四个孩子生下来，还是个女的。陈万利很不高兴，就给这位三姑娘取个名字，

叫陈文婕，是“截”止再生女孩子的意思，今年也有十三岁。谁知截也截不住，第五个孩子生下来，又赫然是个女的。陈万利生气极了，就给这位四姑娘取个气势汹汹的名字，叫做陈文婷，是命令所有的女儿“停”止前来的意思。但是这么一停，就连什么都停掉，陈杨氏再也没有生养。在这上面，看来他是非输给周铁不可了。也许别人对于有钱的人心存妒忌，也许别人对于有钱的人爱开点玩笑，在陈万利觉着烦恼的问题上，还传出点闲言闲语。人们都爱传陈家的使妈跟主人陈万利的暧昧关系，也有当风流韵事传的，也有当为非作歹传的。还有人言之凿凿地传说某年、某月、某日，陈家的使妈阿发到香港去养孩子，不幸又养了个女的，就立刻送给了育婴堂。要是养下男的，陈万利就要光明正大地收阿发做姨太太云云，简直说得“像煞有介事”。对于这种不负责任的流言蜚语，陈万利并不放在心上。他想谁也没有赃证，说说不妨事，也就一笑置之了。

此外，住在三家巷里的，还有一家何家，就是何五爷何应元他家。这二十年，他家也发得很厉害。有人细细给他算过一本家账，算出他比陈家还有钱，不是多一两千、一两万，而是多得多。陈家的发迹是暗的，何家的发迹是明的。何家老太爷在世当狱卒的时候，据说就曾经干过一桩也许跟阴鹭有关的事情而发了大财。何应元本身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出来办税务；往后在大灾荒的年头，又出来办赈济。这都是社会公认的肥缺。在这上面得到点好处，任何人都会认为理所当然。不久，他就收买了他旁边的一幢房子。又不久，他又收买了另外一幢。这样，他就和陈万利家变成了紧贴的近邻，而三家巷的六幢房屋，他家独占了三幢，也就是独占了半条三家巷了。除此以外，他又在广州城里和西关的热闹繁盛街道里，添置了许多产业，据说到一千九百一十九年，他拥有的大小房屋店铺一共有三十几幢之多。他曾经请许多风水、阴阳先生来仔细商议，都说他的好房子虽多，却没有一处比得上三家巷的祖

居,因此他就在三家巷定居下来。他不喜欢洋楼,就把三家巷的三幢平房拆掉了,重新起了一座三边过、三进深,水磨青砖,纯粹官家样式的“古老大屋”,全家居住。其实这城里的房屋,也还算不得什么。据跟他算过细账的人说,何五爷在乡下置下的田地,那才是真正的家财。离城四十里,那儿就是他的乡下震南村。别的地方不算,光震南村的土地,就有一半是归在何福荫堂名下,也就是说,归何应元个人所有的。他娶头一个太太何胡氏的时候,那胡氏也是震南村人,一个十足的村妇,就因为有一十二亩田做嫁妆,当初老太爷何小二才做了这门亲的。谁知她的八字生得那么正,竟把半条震南村的田地,不管原来属于哪一姓、哪一房的,一起带进了何应元家。可惜的是,何胡氏虽然能带田地来,却不能带儿女来,过门八年还没生育。到一千九百零一年,何应元娶了一个广西小商人的十六岁的女儿白氏做姨太太,第二年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何守仁,如今十七岁。以后两房又都不生养。到一千九百一十一年,何应元着了急,又娶了一个人家的十六岁的丫头杜氏做三姨太太。说也奇怪,他娶了三姨太太之后的一年,那十八年没生育的正室何胡氏竟然头胎生下个男孩子,叫何守义,今年七岁。距今两年之前,三姨太太何杜氏又生了个女儿,叫何守礼。到这个时候,何应元才算放下一桩心事。因为在少年的时候,他就听到一种轮回报应的迷信传说。按那传说来推测,他们何家是应该断绝后嗣,灭了香灯烟火的。几十年来,他昼夜担心这件事。如今看来,那轮回报应的迷信传说,毕竟是虚妄无稽,不足置信的。他十分得意地自己对自己说道:

“我姓何的比那糊涂人周铁,虽然还比不上,那不过应了一句古话,叫做庸人多厚福!他三个儿子,我才两个。可是比那吃人不吐骨头的陈万利,我却是绰绰有余的。这口气也算争回来了!”

二 证 人

周炳跟着爸爸去那间正岐利剪刀铺子当学徒之后，倒也高高高兴兴，早出晚归。别人看见他那衣服褴褛，满脸煤灰的样子，就说这蠢材将来大概不是个干文的，却是个干武的。他在铺子里，除了拉风箱之外，只做些零碎小件活儿，只要师傅们一说，他就能做得出来，倒不觉得怎么特别笨钝难教。东家、师傅都喜欢，爸爸高兴，他自己也高兴。周铁摸着儿子的光脑袋说：“看来你一不当官，二不当商，还是要当祖传的铁匠了！”当铁匠，周炳觉着不坏；如果是祖传的，那就更抖了。只有一桩，当铁匠比不上当学生的，那就是当学生的时候，下课很早，又有星期天，可以到处玩耍，可以上南关珠光里他三姨家里，和表兄弟姊妹们玩儿。他三姨爹是个有名的皮鞋匠，家里好玩的东西多得很。自从当了铁匠学徒，这就不成了。一天亮就起来，回铺子里打开铺门，要到天黑，才上了铺门吃晚饭。吃过饭回家，拿冷水冲个凉，已经累得不行，倒下床就睡了。天天这样，三姨家里，连一回也没去。

看看到了一千九百二十年的二月中旬，残冬将尽，又快要过旧历年了。周炳从前没有那样盼望着过年的，今年才刚到立春，就眼巴巴地盼望得不得了。有一天，年底了，铺子里派他去收一笔账，他走到那家小商店，那个人已经出去了，要晚半天才回来。他往回走，经过“将军前”大广场，那里正在演木头戏。贴出来的戏招是他从来没有看过的《貂蝉拜月》。他一下子入了迷，只想进去看一看。可是又怕误了正事。后来他一想，不要紧，反正那个人要晚半天才回来，他可以看这么半场，然后中途退出来，再去收账不迟。打算好了之后，他就掏出四个铜板，买了一根竹签，昂然进去看戏。谁